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淮南

子集釋

上

新編諸子集成

淮南子集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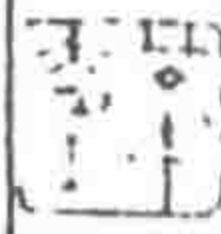
上 何寧撰

中華書局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淮南王長子也長安厲王長子也長安厲王之弟也
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不克信亡
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人
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於外及
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
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王
人弟燕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
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
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王母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

淮南鴻烈解叙



漢河東高誘撰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
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義人高皇帝
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
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義女趙
氏女得幸胥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

淮南鴻烈兵略閒詁第廿

高氏注

兵略閒詁

兵防世亂之萌皆在略謀
解前主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廣而貪

金玉之略也

略獲
得也

將以存亡繼絕

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

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

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海者

日本藏兵畧閒詁古殘卷

自序

淮南王書，諸多流失，蓋歷二千年傳鈔傳棹，展轉致誤，實使之然。乾嘉以還，盡心思學力於此書者，頗不乏人，高郵王氏，德清俞氏，其尤可觀者也。二十年代初，劉文典教授甄綜清代諸家之說，爲淮南鴻烈集解，世推詳覈，其用功固亦勤矣。然其正譌析疑，猶有未盡。暨有劉家立淮南集證，其書多依王、俞說輕改原書，或不言所據，臆爲竄易，不足爲訓。自時迄今，七十年矣，其間學者輩出，如吳承仕、楊樹達、向宗魯、馬宗霍、于省吾諸先生，或厝意於原文，或留心於訓說，或書槩面世，或鈔本流傳，各有發明，咸多匡正，亦云盛矣。

一九四七、四八年間，余於四川大學從楊明照先生讀淮南，喜其書博大而元本道德，其辭奇峭俊拔，沉博絕麗，昕夕諷誦，有懷研習。建國後，運動頻繁，無暇是及，十年動亂，斯文陵替，每念學業荒疏，而鬚眉漸白，殊耿耿也。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始復留意舊業，東隅雖失，桑榆未晚，爲之猶賢於博弈。

余素諗著書匪易。清代諸師說淮南，首推王懷祖。然其所勘定，每有重引證而疏於上下文義者，如墜形篇「薺冬生中夏死」王改「中」爲「而」，本經篇「秉太一者」謂「秉」字乃後人所

加，主術篇「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王改「則」爲「言」，道應篇「知者藏書」校作「知者不藏書」，皆有此失。俞氏淮南平議，尤多臆說難據，如原道篇「雖伊尹、造父弗能化」，謂伊尹當爲尹儒，「并魚不可語大，夏蟲不可語寒」，謂「大」下有「海」字、「寒」下有「雪」字，道應篇「其人焉在」，謂當作「其人在焉」，兵畧篇「養禽獸者必去豺狼」，謂「豺狼」當爲「狼契」，諸說皆有待商榷。以博洽如王、俞，猶不無疏失。寧以末學，席集解之後，妄欲學步前賢，思竭繇力，更爲綜輯，上起乾、嘉，下迄當代，名爲集釋。其於帝虎餘存，燕書待正，管蠡所及，間附微意，以就正於通人。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智固難周，庶幾千慮之一得。

吾師楊明照、周虛白兩先生以耄耄高齡，於拙稿深爲關注，俾得解其疑惑，十年膏燭，草創如斯，非兩先生不足以至此也。一九九一年秋七月，合江何寧於錦城萬里橋西宅。

凡例

一 本書以光緒二年浙江書局刻莊逵吉校刊本爲底本，校以道藏本、道藏輯要本（簡稱蜀藏本）、中立四子本（簡稱中立本）、茅一桂刻本（簡稱茅本）、劉泖生景寫宋本（簡稱景宋本）、唐寫本兵畧殘卷（簡稱古殘卷）暨唐、宋類書所引及諸書凡淮南所出及出自淮南者。

二 所輯各家之說，見附錄淮南子書目，故但標作者，不逐條列舉書名。每條前皆加「○」以爲間隔，亦示異於原注。其著已見，以「寧案」二字別之。

三 莊本正文及注，一仍其舊。偶有明顯錯誤徑予改正，或注文脫落徑予增補者，皆在案語中說明所據版本。

四 所輯各家，以時代先後爲序。

五 正文及注文有脫誤，文不成義者，標點暫畧。

六 前人立說，其取義無當，或過於破碎支離者，多從刪汰。

叙目

漢涿郡高誘撰○向宗魯云：「呂氏春秋序題『漢河東高誘撰』，以此序證之，誘監河東，河東乃其所官之地，非河

東人也。水經易水注云：「誘是涿人。」與此正合。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逵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

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

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逵吉云：「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向

宗魯云：此當以「獻美女趙氏」爲句，「女得幸有身」爲句，與漢書文異。莊失其句讀而妄爲之說。（譚獻亦云「趙氏句絕」。）

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

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寧案：景宋本「吏以」下有「其」字，當據沾。上方怒趙

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

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

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

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巖道，○莊逵吉云：古巖、嚴

字通。○事案：史記漢書作「嚴道」，道藏本、景宋本字亦作「嚴」。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

歌之曰：「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遠吉云：本傳作「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向宗魯云：「升」當作「什」，即漢人俗用「斗」字，許君所譏人持十爲斗

者也。（天文篇注同。）史記淮南傳所載歌與漢書同，唯「不」下亦有「能」字。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

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

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

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莊遠吉云：本傳作「使爲離騷傳」。○孫詒讓云：

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即本高叙。○向宗魯云：漢紀作「賦」，御覽皇親部十六

引漢書亦作「賦」，今漢書作「傳」，乃「傳」之誤。傳與賦通，說詳王氏讀書禠志四之九。孫以爲與傳不同，亦非也。（金樓

子說著篇亦作「傳」，蓋六朝舊本已有誤作「傳」者。）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

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

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

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

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

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譚獻云：「鴻，大也，烈，明也」，二句本許君要畧注。故夫學者不論

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莊逵吉云：弁，古卞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寶元和姓纂九卞姓云：「濟陰冤句人，魏卞揖生統，爲晉瑯琊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卞壺傳，當有粹生壺云云，永樂大典本脫。）子瞻、盱、眈、瞻。」然則此弁揖卽卞揖，（漢隸書「弁」字多作「元」，後遂變爲「卞」，莊校是也。）爲壺之曾祖。晉書壺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汜論訓

卷十四詮言訓

卷十五兵畧訓

卷十六說山訓

卷十七說林訓

卷十八人閒訓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泰族訓

卷二十一要畧

莊序

歲甲辰，逵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圻。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摺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爲之叙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裸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禰子星十九卷。傳不及禰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叙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

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隋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譌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叙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並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叙文卽是高誘。達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濤，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俶真訓「剗剗」注云：「剗，巧工鉤刀。剗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剗，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剗，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

「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鋏」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鑒于流瀼，而鑒于澍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瀼。」雞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驎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堞塞江」云：「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鈞射鸛鵲」，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遠古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叙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